

# 围绕人类起源问题的几种资产阶级思潮

——纪念《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  
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

吴汝康 林圣龙

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写作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光辉文献，到今年已是一百周年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的观点出发，指出了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伟大理论，在人类起源问题上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这是人类起源认识上的重大变革。它奠定了马列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基础，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是我们今天与形形色色的围绕人类起源问题的各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无比锐利的武器，也是回击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研究的指导作用的奇谈怪论的有力武器。

人类起源问题，也像宇宙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等问题一样，是大家都关心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围绕人类起源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对当前国外特别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中流行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思潮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 一、人类起源与宗教融合论

在科学同宗教的斗争中，人类起源问题在过去和现在都占着重要的地位。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攻击达尔文的巨大风暴。反对最激烈的是以牛津的主教威尔伯福斯为首的一伙人。对此，首先站出来拥护达尔文的是赫胥黎，他利用集会、报刊等各种场合来与反对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871年达尔文的《人类起源》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人类由古猿进化而来的观点大致取得了胜利的标志。

尽管以后进化论还不断受到各种攻击，但具有充分科学事实根据的达尔文学说却日益扩大其影响，愈益为广泛的人士所接受。

宗教势力渐渐知道对达尔文学说用谩骂攻击的方法是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开始变换手法。一种手法是教会直接插手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设法去控制它、领导它，使进化思想从反宗教的力量一变而成为巩固宗教势力和麻痹反宗教情绪的力量。

起先，教会的代表试图对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所作发现的可靠性和年代计算法提出疑问，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去参加发掘工作和学术讨论会。当所发现的东西已无法反驳时，他们就使这些发现的解释尽可能地符合于圣经的教义。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天主教神父中就出现了几个这样的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他们竭力把人类的产生尽量地推向更为遥远的时代，并且宣扬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就和我们现代人一样，已有了

“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宗教信仰和艺术等等。还有人提出人类的起源既没有经过猿的阶段，也没有经过猴的阶段，而是从六千多万年以前的一种比一般猴类远为低等的眼镜猴变来的。目的在于说明人从来就是现在的模样，具有和现代人一样的精神生活，由此企图来证明圣经中所说的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模样”来创造人的说法。

直到最近，还不时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论点，试图把人类的祖先尽可能地推向更为远古的时代，尽可能地把人类起源与猿的关系拉得更远，从而否定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

当科学的人类起源理论已是不可战胜的时候，宗教势力更多地采用了另一种斗争形式，就是把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使宗教教义披上科学的外衣。

1885年，即达尔文死后的第三年，在举行达尔文铜像揭幕典礼时，英国国家教堂的代表坎特伯利大主教公开宣布：进化学说与圣经中的教义一点也没有冲突。参加典礼的赫胥黎回想起二十五年前（1860年）他与威尔伯福斯主教论战时的激烈情景，现在忽然又听到这番甜言蜜语，不禁转过头来，对坐在他旁边的生物学家贾德轻轻耳语道：“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改日那些先生们还要烧死我们，说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够前进呀！……”

近几十年来，研究科学和宗教信仰关系的机构在西方国家纷纷出笼，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刊，其中最突出的是德日进的《人类的现象》一书。

德日进是法国的一个天主教神父，又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表面上他是神父科学家，实质上他是科学家神父。他曾长期居留中国，而且是靠着中国的化石材料起家的。他企图把宗教和科学调和起来，从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未来推导出一套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创立一种把基督教神学和进化论融合成一个系统的哲学。现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组成了各式各样的“学术”团体，在开展活动，宣扬他的这套理论。

《人类的现象》一书是德日进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他提出了一套从科学到神学的完整系统。他这本书被一些人说成是“本世纪学术界的突出事件”，“获得了巨大而广泛的成功”，“对今天世界思想界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等等，甚至受到法国共产党修正主义者的竭力吹捧。

德日进在书里说，人类进化总的倾向是通过包卷或集中的作用而趋于会合。向心倾向超越离心倾向，以防止分化而导致分裂，最后会合成一个有组织的、团结的集体，人类的心灵活动通过不断的包卷或集中而会合，使整个人类愈来愈复杂，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从而达到一种境界，他称之为“欧米加点”（欧米加是希腊字母的末尾字），也就是“终点”的意思。

德日进宣扬人类通过所谓包卷或集中而会合，从而防止分化而导致分裂。德日进鼓吹人类的会合，实际上是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不起来斗争和革命，听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至于他所说的神秘的“欧米加点”，连他自己也说是科学所绝对不能证明的。实际上，“欧米加点”就等同于上帝。从他以下所说的怎样才能到达这个终点的论述中便可明显地看出来。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欧米加点”呢？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德日进才明确说出，在基督教教义的引导下，人类就能达到这个“欧米加点”。他要求人们要有信心，要有虔诚的信仰，

也就是要对基督教有虔诚的信仰，原来他所说的“欧米加点”就是上帝的化身。他避免了基督教教义中的说教，可是一切都是暗含在字里行间的，只是使用了一些科学词汇来作为掩盖，他把上帝化名为神秘的“欧米加点”。

现在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使用一切手段，来腐蚀广大青年和人民，使他们脱离政治，脱离革命斗争，用刽子手和牧师这样硬的和软的反革命两手来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德日进的这一套理论却起到了一般的神父牧师所不能起的作用。他的科学和知识的外衣比一般的神父牧师的说教，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精神麻醉作用。他要人们发扬基督的爱，就是要无产阶级爱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在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他却提出一套所谓的科学理论，想来防止阶级分化，宣扬阶级调和，互相溶合。他想用他那一套“欧米加点”的理论来麻痹一些青年和受苦人民，使他们安于现状，相信人类在基督教教义的引导下，正在进化为更高级的物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宗教信仰的加深，人类最终将会合于“欧米加点”，达到上帝化身的境界。因此，德日进的这一套反动理论必须坚决给以揭穿和批判。的确，人类将会有共同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人类将会有共同的集体，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团结友爱、互相合作的社会。但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科学与宗教的斗争还在继续着，特别是在两个超级大国里。在苏联，现在还有人在宣扬什么基督教的理想是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一致的。在美国，近几年来围绕着加利福尼亚州的初等学校生物学课本的内容问题，进行了一场生物和人究竟是进化来的，还是上帝和神创造出来的激烈争论。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厅在经过一系列争论和听证会之后，在1970年底颁布了一个法令，说什么圣经的特创论和进化论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有些科学资料可用进化论来解释，另一些科学资料则用圣经的特创论可以更好地来解释，因而学校采用的生物学教科书的内容必须符合这种原则。也就是说，既讲进化论，又讲特创论。从而引起了一场进化论对特创论的激烈争论。随后美国其他的州如密执安州的教育当局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近几年来不仅美国参加这种争论的人愈来愈多，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也参加了进来。有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尖端科学的研究工作者竟也站出来维护特创论。他们针对天体、地球、生物和人类起源理论中的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缺陷，攻击进化论。他们对目前还没有充分资料和不完善的部分，提出怀疑，或者说进化论和特创论从现有事实来说，并不矛盾，说什么圣经后部的教义是与分子进化的现代理论相一致的。由于在进化过程中过渡类型的材料和生物各门类之间的中间环节是经常缺少的，这就被认为用特创论可以更好地来解释。总之，人类起源和生物起源中目前还没有充分资料和还不完善的地方，常常是被利用来打入唯心主义的楔子，夺取这个阵地。在科学不完善的地方，总是唯心主义蔓延的场所，而人类起源的材料是极为稀少的，象恩格斯所指出的：“**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反杜林论》）。因而研究人类起源理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取得迅速的进展而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 二、人的兽性论和把动物拟人化

人是由动物中的猿进化来的，因而愈是早期的人类，自然会保留愈多的动物的性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和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以劳动及其社会文化因素的特征而超越一切动物。

长久以来在西方流行着一种思潮，可以叫做人的兽性论，就是抹杀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说什么人类遗传有动物的好斗的兽性，战争是由人的好斗的本性造成的，因而有人类就有战争，战争与人类共存亡等等。

美国的一位名叫罗伯特·阿德里的作家早在1936年出版的《非洲人的起源》一书中就说，人是来自“直立行走的类人猿，并非来自下凡的天使，而且类人猿是拿有武器的凶手”。他把人看作是“由不能根除的动物本能所支配的，……世界上所仅见的最老练的掠夺者”，而把战争看作是“有史以来人类表现的最自然的形式”。阿德里在1966年又在纽约出版上述一书的续著，叫《领土不容侵犯》，更明确地说什么从我们的动物祖先以及从那些骨骼粗壮、毛发浓密、穴居野处的原始人那里，经过亿万年所遗传下来的那些本能的冲动，或“某些同有记载的人类生活一样古老的行为模式”，仍然在人们中间埋藏得很深。因此，他认为造成战争的是人的本性，而不是人所创立的那些经济的或政治的制度。

1966年另一个美国人康拉德·洛伦茨在纽约出版了《论侵略》一书，提出“兽和人的好斗本性是针对其同类的”。他还说好斗的本性一直是一种“原始的推动力”，如在法国发现的化石人类克罗马农人就是这样。这种力量“推动着象亚历山大或拿破仑这样的人，去牺牲千百万生命，以图一统天下于其王权之下。”为什么“人类的行为如此不可理解”这个谜，只能以这样的假设来解答，即“人类的行为……决不是单单由理智和文化传统来决定的，还要受所有与生物种族发展史相适应的本能行为的全部规律的支配。”

美国的著名军事评论家汉森·鲍德温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明天的战略》，说“人是好斗的动物，虽然人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又说：“根据以往的历史以及对于人的任何研究来判断，战争显然是被人类相沿成习了，战争在我们的传统中，在我们的历史中，在我们的风尚中，在我们的习惯中以及在我们的本能中，占着如此之大的部分，以致看起来好象人类各集团之间的某些有组织的武装冲突形式将会无限期地存留下去，也许会与人类共存亡。”

总之，这些“战争派”的吹鼓手认为战争是从古以来就有的，是人类天性的反映。他们抹杀战争的阶级性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根据。他们掩盖帝国主义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战争的威胁就一天也不能排除。

还有一种相反的理论，也是从人的兽性论出发的，认为人与人应当和平相处。他们根据对各种哺乳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习性的观察，表明在野生的正常状态下，同一种内的动物，极少有因殴斗而致死的。斗败的动物或者逃去，或者发出屈服的声音，做出屈服的动作，在正常情况下，这样就不会再遭到致命的袭击。只有在群体的数目远远超过其生活环境能够容纳的时候，才会发生殴斗致死的情形，正象捕获的动物那样，活动的范围有限，从而增大了动物的侵袭性，而斗败的动物又很少有逃避的机会，因而可以殴斗致死。因此有

人就把这类在动物中的生态观察搬到人类社会中来，鼓吹人类应当互相友爱，和平相处。这些“和平派”实质上是否定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阶级融合，在反对战争的幌子下反对进步的正义战争，要无产阶级心甘情愿地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起来反抗和斗争，不起来革命。

因此，无论是“战争派”还是“和平派”，都是为帝国主义的“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的目的服务的。他们都是把动物中的一些特点硬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否定人和动物的本质差别，否定阶级社会中的人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矛盾。这两种表面上看起来互相对立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使用硬的和软的反革命两手来残酷镇压人民革命的理论武器。

与人的兽性论相反的一种倾向是把动物拟人化。在西方国家，经常有人把人的特征搬到动物身上，如说古猿下地向人的方向发展是由于古猿预见到这样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前途等等。如法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偶然性和必然性》，被西方学术界推崇为当代著名的自然科学哲学论著，风行一时。莫诺说，太古时代一条原始鱼所以“想要”登陆，是为了要当“进化过程中的麦哲伦”，而以后出现的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哺乳类，则是为了实现这条鱼的“渴望和‘梦想’”。近一时期来，国内一些文章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有类似的倾向。把动物拟人化，同样是抹煞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在与其生存条件的客观外界的斗争中有其主动性，但是把这种主动性夸大为自觉的能动性，这就导致了形而上学的目的论。

### 三、种族主义理论及其变种

现在世界上各地的人群，根据人类体质的性状，如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面部特征等等，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人种，如黄种、白种、黑种和棕种等。种族主义者认为，各人种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可以分为“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优秀的文化是“优等”种族创造出来的，因而“优等”种族应当统治甚至消灭“劣等”种族。

人类不平等的观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早在奴隶社会就产生了奴隶和奴隶主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观念。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代以来的儒家学派就一直在宣扬“上智下愚”的谬论。到了封建社会，就成了“贵族”和“庶民”是天生不平等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不平等的观点发展成为种族不平等的种族主义。资产阶级利用种族主义作为对内进行阶级压迫和剥削，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奴役有色人种的理论根据。

现代的种族主义理论是法国的戈比诺首先提出的，他在1853年出版了一本臭名昭著的书，叫做《人类种族不平等论》，说什么黑人不能包括在圣经上所说的人的范围之内，他认为世界上最高等的种族乃是白种人。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扩大其影响后，十九世纪末叶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欧洲种族是通过了自然选择的最高产品，统治的资产阶级是生存斗争中的优胜者。种族主义的优生学派也应运而生，鼓吹推行强迫“低劣”人民绝育的措施。这种反动理论在二十世纪初的欧美国家曾盛极一时。

1900年英、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就宣扬“文明的欧洲人”向“野蛮的中国人”播种“文明”，消灭“落后”。

德国法西斯匪徒希特勒夺取政权后，种族主义变成了德国国家思想的基础，竭力宣扬德国日尔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他们理当统治其他“劣等”民族，统治全世界，由此他们残酷地屠杀了大量异族人民。

德国法西斯瓦解以后，原来形式的种族主义的阵地发生了动摇，各国的反动统治集团开始求助于一种形式上较为隐秘的种族主义，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心理种族主义，认为“劣等”种族具有“不正常”的心理素质等，直到近年来还在广泛散布。例如1969年美国的心理学家詹森发表了长篇论文，引证了大量心理测验的资料，说什么黑人的平均智力低于白人，并宣称智力是遗传的等等，受到许多种族主义者的支持，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实际上，这是用受着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巨大影响的所谓智力测验，在科学实验的幌子下来贩卖种族主义的货色。

种族主义理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现有的一切人种都属于人类发展史上的同一个阶段，属于同一个物种。虽然各人种的肤色、发色、眼色、发型、面部特征、头型、身材等等互有区别，但是这些性状的差别并不表示各人种的智力和心理素质有什么差别。各人种之间可以互通婚姻，而且各人种互相混合都能产生繁殖力正常的后裔。各人种的体质，总的来说，没有原始和进步的差别。

我国人民的体质属于黄种，也是被种族主义者歧视的有色人种之一。与我国特别有关的是中国文化外来说，这实质上是由种族主义衍生出来的一种变相的说法。既然“劣等”种族只能有“劣等”的文化，那末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自然只能是外来的。

在本世纪初，有着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外来说，而以安特生的“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影响最大。安特生是旧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一个瑞典顾问，在1919年发表《中国远古文化》一书。他根据在伊朗苏萨、苏联底黎波里、安诺等地发现了彩陶，就主观地断定中国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是由西方传来的，虚构什么“仰韶文化西来说”，还说原始中国民族也是由西方来的。

在上述的德日进的《人类的现象》一书中，也污蔑我国文化落后，说什么中国“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停滞在新石器时代，没有象其他地方那样复兴起来，……”（英文版210页）

无数事实表明，一个民族在文化技术上的成就，不是由体质和种族决定的。就以种族主义者最广泛流行的论点之一来说，种族主义者断言北欧种族是人类中最有才能的种族。殊不知几千年前，当波罗的海沿岸的北欧人都还处在文化原始的时期，在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恒河流域、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已经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创造中国古代文化的是黄种人。古埃及人的皮肤颜色也深，近于棕色，他们的一般类型是同现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人种很相近的，这从他们的壁画上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些事实表明，各人种或民族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他们的体质和种族是没有联系的，而是各该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

一个民族或种族在体质形态上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历史过程，而文化技术的水平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随着社会历史因素的变化而发生迅速的改变。从上述的事例中也明显可以看出来。当前的许多事例也充分说明这一点，例如我国人民在解放前夕和今天在体质上都是黄种人，而我们今天在文化技术上的成就却和解放前夕有着天壤之别。

至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现有的大量科学事实表明，早在二、三百万年前到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有着人类广泛活动的遗迹，例如在南方发现有元谋猿人化石及其文化，在北方发现有蓝田猿人及其文化和北京猿人及其文化。猿人以后的古人阶段和新人阶段的材料都已有大量的发现。近年来的发现甚至显示还有更早的人类活动的痕迹。安特生所主观虚构的什么“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今天也已为我国考古发现的大量事实所否定。从远古的中国文化的发现显示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持续性和远古性，充分证明“中国文化西来说”是毫无根据的，而是从种族歧视引导出来的不值一驳的谬论。

无独有偶的是近年来苏修的御用学者华西里耶夫、奥克拉德尼科夫之流，利用考古材料来反华，搬出了早已破产了的安特生等的旧衣钵。华西里耶夫胡说什么在我国山西襄汾县发现的丁村文化是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发展来的，这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事实上，我国的丁村文化和欧洲的莫斯特文化在石核、石片、石器的尺寸上、类型上，以及制作技术上都有非常清楚的区别，不可能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更无来自欧洲莫斯特文化可言。根据地层对比，丁村文化在时代上要比欧洲莫斯特文化稍早一些。所以这种说法不过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翻版。奥克拉德尼科夫则说什么“旧石器时代以亚洲东部的周口店及河套出土物为代表”的概念现在已过时了，真是废话。我们早就发表了比北京猿人更早的蓝田猿人及其文化和元谋猿人的发现，想以此来否定中国原始人类和文化的远古性是徒劳的。他又叫嚷什么“那种以‘欧洲中心论’和‘亚洲中心论’来看待世界文化历史过程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含沙射影地把“亚洲中心论”的罪名强加到我们的头上。人类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要靠科学事实的证据，从现有的化石资料来看，可以说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包括中国的南部）和非洲的广大地区，更确切的区域现在还难于确定，因而可以说中国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我们从来没有说，人类肯定只起源于亚洲。奥克拉德尼科夫的险恶用心，显然是企图借此来挑拨中国人民和广大非洲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是痴心妄想。

近年来我们在大力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天才论”，而苏修却和他们遥相呼应，在大肆宣扬“天才遗传论”，胡说什么人的才能高低完全取决于遗传，因而鼓吹在幼儿园就破格培养天才儿童，鼓吹把天才的体细胞核移植到妇女的卵细胞里来复制天才等等。这实际上是本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反动的“优生学”的翻版，近年来却在苏联风行起来，他们妄想以此来巩固和继续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

勃列日涅夫之流声称他们已经建成了一个不存在“任何冲突、民族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在加紧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以“民族接近”、“民族融合”为掩护、强制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

民族融合，民族消亡，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首先是阶级消亡，随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才是民族消亡。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41页）在今天的苏联，根本不存在列宁所说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前提条件，根本谈不上被压迫民族的“完全解放”。苏修叛徒集团在加紧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同时，通过武力和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民族接近”、“民族融合”，并无耻地夸耀他们是如何成功地消灭了一些少数民族，这是纯粹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

策毫无共同之处，完全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其所作所为和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残酷屠杀异族人民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一方面在凌辱甚至殴打在苏的黑人学生和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宣扬“黄祸论”。

“黄祸论”最早是1895年德皇威廉第二提出来的，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一种反动谬论。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者常叫嚣人民中国是“新的黄祸”，是“黄色帝国主义”。近来苏修也愈来愈卖力地在散布“黄祸论”。

苏修看到了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使中国人民今天有足够的信心和经验，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样就使苏修叛徒集团暗暗发抖。正是由于这种恐惧心情，于是他们恶毒地极力向西方国家散布“黄祸论”，妄图联合西方反动势力来反对我国。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伟大历史潮流，正在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毛主席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一切遭受压迫的种族和民族最后必将得到彻底的解放。

围绕人类起源问题的各种唯心主义的、反动的思潮，有它的深刻的阶级根源，这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从认识论上来说，都导源于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夸大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割断了人和动物的有机联系，想在人和动物之间划一道“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把人神化，另一种是过分强调了人和动物的联系，抹煞了人类在社会文化的历史因素上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否认生产劳动实践在人类起源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甚至进而把动物拟人化。两者都违反了劳动创造人类的论断，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人类起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表明，它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斗争“**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2页）围绕人类起源问题，各种唯心主义的、反动的思潮还在流行。因此，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的研究，批判渗透在科学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在人类起源领域中，根本不是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所宣扬的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科学的研究，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我们必须继续注意调查和识别，进行清理和分析，坚持不懈地开展对人类起源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其他各种反动思潮的革命大批判，使我们的工作能更好地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